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著雍閹茂三月凡五年有三月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九年春正月辛未僉書樞密院事王之奇罷 癸酉僉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

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戸部侍郎沈夏僉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尚書鄭聞僉書樞密院事考異按薛鑑與沈夏同日拜誤也今據宰輔表改正　己丑樞密使王炎罷考異巳丑宋史孝宗紀作辛未與王之奇同日罷今從宰輔表　閏月辛酉金洛陽縣賊攻盧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南界　二月乙卯修盧州城　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　乙亥青羌諾爾結寇安靜砦黎州推官黎商老戰死命夔州轉運判

官趙不息攝制司以討之諾爾結吐蕃小種也時遣其首領夢束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息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沈黎又徙緜州兵戍邛州爲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崖䄎合諸部落大破吐蕃于漢源殺夢束畜列以其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不息嗣濮王宗暉曾孫也性篤孝生七歲父士圍從徽宗北遷每一思慕旦夕

泣血及長力學不間寒暑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之讎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居官所至有聲民或畫像以祀立朝好言天下事與朱熹張栻為友每宴禁中帝必顧太子曰此賢宗室也　乙酉皇孫榮國公挺卒追封豫國公　丁亥特贈蘇軾為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寖忘舊風朕及見女真風俗迨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

所好東宫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宫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宫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可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丙辰復分淮南安撫使為東西路　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財産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産通數均分

乙亥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詞顧謂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　己丑皇太子觧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戊戌金禁女真人毋得譯為漢姓　甲辰金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

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飄下當有夷字豈史文因傳寫而脫之邪己未迪功郎朱熹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為樞密院編修官屢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或言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遂有是命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始拜命　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壬寅青羌諾爾結降　庚戌金罷歲課雉尾　八月丙子

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於是乃
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灾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
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
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
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
所灌田萬一千頃今諸道名山川源甚衆民未知其利
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
卭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

將即勤惰而寓賞罰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辛亥金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　冬十月辛未右丞相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與張説議使事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壬申裔雲見　甲戌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説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　丁亥金賀會慶節使完顏襄等入辭別

函申議受書之儀仍示虞允文速為邊備　十一月辛卯詔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其邊機軍政更不錄送　戊戌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明年為淳熙元年　壬子金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二月乙未朔戒敕沿邊諸軍毋輒遣間探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乙

丑以御史中丞姚憲僉書樞密院事　乙酉金遣完顏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聽仍舊　丁亥璋等入見　是歲浙東江東西湖北旱

淳熙元年春正月乙未禁淮西諸關採伐林木　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　以交阯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　二月壬戌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璋百五十除名仍

以所受禮物入官　癸酉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文卒先是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故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卒不知其所言後數年帝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贈太傅謚忠肅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夙夜忠勤無與二焉　辛巳為郭浩立廟于金州　三月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　丙申參知政事鄭聞罷為四川宣撫使金完顏璋既以來使獲罪因遣刑部尚書梁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兹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體

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　癸丑肅入見帝仍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乃止　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閭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　戊寅遣張子顏等使金報聘　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戶部尚書葉衡僉書樞密院事　六月丙辰朔詔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向之位從禮部侍

郎李壽議也　癸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　戊寅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李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辯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參知政事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甲申落職與祠以葉衡參知政事　秋七月丁亥復以四川宣撫使鄭聞參知政事　壬辰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己酉詔姚憲南康軍居住　八月乙未知樞密院事張說罷以徽猷

閣學士楊倓僉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與祠諫官湯邦彦又劾其姦贓乃責居撫州後許自便數年死　九月乙酉朔以曽覿為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卯朔金圖畫功臣于衍慶宮金主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于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噶遼王鄂特本秦王尼瑪哈宋王斡里雅布梁王烏珠金源郡王藴卜實金源郡王鄂羅金源郡王

固紳金源郡王羅索楚王摩囉歡魯王棟摩金源郡王
尼楚赫隨國公阿里罕金源郡王烏庫納豫國公蒲
嘉努金源郡王薩里罕兗國公劉彥宗特進鄂囉古齊
國公韓企先特進錫錫　辛酉立金銀出界罪賞　丙
寅參知政事鄭聞卒　壬午以魏王愷判明州　十一
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以禮部侍郎龔茂良參知
政事僉書樞密院事楊倓罷茂良先為廣東提刑建學
右文掩骼埋胔有善政為江西運判救荒功尤著除禮

部侍郎帝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帝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帝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過有不可自當啟沃豈容迹見於外因上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

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
立法謗稱吏部為例部令七司法雖不無疎略然守之
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盖用例破法其害
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職由此也望
令重行考定非大有抵捂者弗去稍涉寬縱者悉刋止
之庶幾賕謝之姦絶冒濫之門塞矣乃詔有司刋定七
司法　金主諭尚食局使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
品味太多不可徧舉徒為虛費自今進可口者數品而

已　丙午右丞相曽懐罷戊申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曽覿云　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尚書李彦頴僉書樞密院事

丙辰罷鐵錢改鑄銅錢　壬申葉衡等上眞宗玉牒

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為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産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産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

投狀若中下之産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原佃之家著業輸租猶可歳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曽懐孫克家坐擅改堂除克家落職懐降職　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詹騤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及第出身蜀人楊申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以談兵為諱上覽不悦置之第五等是科得羅

黜　已已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真後世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鑑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縁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縁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竊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

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騣騣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名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弁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辯賢否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謀富貴

利達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官則侵偪顧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軍旅武臣錢穀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例與優獎

帝深然之　五月辛卯諭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雄奏事帝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帝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内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　茶冦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官軍數為所敗庚子命鄂

州都統李川調兵捕之　乙巳詔知縣三年為任　六月庚戌朔以四川宣撫使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辛酉罷四川宣撫司　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捕茶寇用葉衡之薦也　丁卯以左司諫湯邦彥言蔣芾王炎並落職芾建昌軍炎袁州居住張說落節度使撫州居住　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　秋七月辛丑有星孛于西方　八月丙辰江西總管賈和仲以捕茶寇失律除名賀州編管　甲子賜安南國王

印　丁卯蠲湖南江西被寇州縣租稅　丁丑遣左司諫湯邦彥使金申議　九月乙卯朔湯邦彥請分揚廬州荆南襄陽府金州興元府興州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視其成以議誅賞從之　乙酉振恤淮南水旱州縣

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渌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懐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尋伏誅　乙未右丞相葉衡罷初帝

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即日罷衡　丁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閏月丁巳以李彥頴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王淮僉書樞密院事　是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

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幷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勑除明年劃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勿但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之

地詔獎諭之　冬十月壬午加上德壽宮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庚戌麗正門内火　初金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摩多之子殺其妻而逃金主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金主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摩多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　十二月辛巳班淳熙吏部七司法　甲午立春帝以上皇來年壽

七十預於是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文武官封父母賞諸軍議放天下苗税三之一大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三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寛其逋負之半賑淮東饑仍命貸貧民種　丙寅金主與親王宰執從官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真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

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賔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戊辰金宫中火　二月甲申賜韓世忠謚曰忠武　庚寅金瀋王妃圖克坦氏以姦伏誅妃平章政事克寧之女也克寧坐是罷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卒謚文定應辰接物温遜而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秦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遜少從吕居仁胡安國游見張栻吕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

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三月丙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戊申金臨潢雨豆　辛亥上上皇日歷于德壽宮　己未置六部編敕司　壬申立任子參選覆試法　夏四月丙戌金詔京府設學養士　丁亥雨雹　己丑貶葉衡郴州安置　丁酉湯邦彥陳雷以奉使無狀除名邦彥新

州雷永州編管邦彦至金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彦怖甚不能措一辭而還帝大怒竄之嶺南詔葉衡自便復官與祠自是陵寢之議息　已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五月戊申金南京宮殿火留守轉運兩司官皆抵罪　癸丑合利州東西路為一　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　壬申太白晝見金翰林學士圖克坦子温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

編修官溫德亨塔克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六月乙酉
減四川酒課四十七萬餘緡　甲午台朱熹為秘書郎
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龔茂良奏熹操行耿介遂
有是除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除呂祖謙
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
也　是月金山東兩路蝗　秋七月壬子金夏津縣令
伊喇珊珠坐贓伏誅　乙丑禁浙西圍田　八月乙亥
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趙雄僉書樞密院事

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病則聽于巫死則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九月提舉玉隆萬壽宮李浩卒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巳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帝前帝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諆害無所不至獨賴帝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尤廉潔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求

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惜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帝嘉其直諒云　冬十月丙子册貴妃謝氏為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冒其姓及長選入宫侍太上皇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宫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宫太上諭帝立之遂復姓　庚辰詔曰鬻爵非古也夫

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輕官爵以益財貨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于衆者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停罷　十一月癸丑郊大赦　十二月甲午追封吳玠為涪王　帝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與陸贄奏議并讀曰治道盡于此矣　是歲京西湖北諸州興元府金洋州旱紹興府台婺州水並賑之

四年春正月丙寅雨雹　丁卯班淳熈歷　丙午金有司奏高麗所進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

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耶　壬戌金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為良　金葬遼宋被害子孫于廣寧河南舊陵　二月乙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傅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若當時門弟子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之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太宗黜韓信而升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所

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系出遐荒或屈節僭偽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

命有司討論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　三月乙巳以史浩為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　已酉龔茂良吕祖
謙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皇帝玉牒祖謙入對上言
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
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
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
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

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抵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

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

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
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
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　辛亥金詔免河
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
壬子詔李龍翰襲封安南國王　夏四月戊寅金主
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明
安穆琨當太祖創業之際皆勤勞有功其世襲之官不
宜以小罪奪免　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　六月丁

丑參知政事龔茂良罷自葉衡免茂良以首參行相事

會史浩自明州召為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求去帝曰

朕以經筵名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禄其孫

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繳進覿大怒因茂良

入堂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

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

諭覿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之御劄宣問施行

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戶部員外郎謝廓然覿

黨也忽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除知建康帝諭茂良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恢議恢復卿當再來且令内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以進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皆覬所使也覬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竄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

復論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兾復留及朱熹得其疏稿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深為之歎息　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金主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　癸未升蜀州為崇慶府　甲申詔自今宰執朝殿得旨事須覆奏乃行　秋七月辛丑賑襄陽饑民戊申班御史臺彈奏格　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甲子班淳熙重修敕令格式　是月金大雨河決　八

月辛巳禁耕牛過淮　金主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寮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多朕甚惡之今觀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人能取他人之善者而從之斯可謂善矣又曰今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己故耳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亥命修築海潮所壞塘岸　辛丑金封皇子永德為薛王　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于尾宋史無見

戊午閱蹴踘于選德殿　冬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境上其使因邊臣求入乃許之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如户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事竟何所

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于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　十一月壬戌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金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絶之犯者以姦論　壬申金主謂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踰六十雖欲有為而莫之能矣宜及朕康强凡國家政事之未完與法令之未一者皆修舉之卿等開陳朕不敢怠　乙亥大閱　是歲福州建寧府南劒州水並賑之

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彦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别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虚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　陳亮自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修於家益

力學著書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葢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哉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

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
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
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
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
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
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
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
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

蓋亦發洩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塲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

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往往倚荆雍以為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至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被禍尤極民食無所從出兵不可由此

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又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

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書

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仝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為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

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𢛨之以狀聞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誣服為不軌時帝已𣋉知其事奏入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因亮父于州獄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力援之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譏朱熹呂祖謙輩也

二月甲申雨土　三月丁未參知政事李彦頴罷　壬子以觀文殿大學士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院使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虚席以待卿久矣　己未以王淮知樞

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朱繡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五起著雍閹茂四月盡重光赤奮若十二月凡三年有九月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五年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

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風俗大變向士大夫奔靚於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葢已七八不復顧惜矣此曹聲勢既張侍從臺諫多出其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丙寅以禮部尚書范成大參知政事　辛未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　賜禮

部進士姚潁以下四百十七人及第出身　丁丑雨土
已卯以趙思恭使不如禮罷起居舍人仍降二官
五月庚子置武學國子員　丁未修臨安城　六月庚
午飭百官及諸監司毋得請託金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
卒謚武定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
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
薦舉人材常如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
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

焉　乙亥參知政事范成大罷　癸未詔京西湖北商人以牛馬負茶出境者罪死　甲申以給事中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　己丑減四川茶課十五萬緡　閏月丙申贈強霓強震官立廟西和州賜名旌忠　己亥復分利州東西路為二　壬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秋七月甲子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謚忠襄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

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　丁亥以歲豐命沿江糴米百六十萬石以廣邊儲　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監司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于法　史浩薦朱熹知南康軍熹至南康值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九月戊寅賜岳飛謚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玉牒　戊午封皇孫擴為英國公　十一月庚申朔金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克為刺史金主曰阿克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克宗室故擬是職金主曰郡守繫千里休戚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　甲戌史浩罷　乙亥以

錢良臣參知政事　丙子金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金主曰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自知懲勸矣夫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　丁丑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　庚辰復監司互察法　丙戌金以吏部尚書烏庫哩元忠為御史大夫元忠嘗知大興府有僧犯法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金主

聞之名元忠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庚寅朔班新定薦舉式　丙午禁兩淮銅錢復行鐵錢　壬子金羣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以通判鄂州劉清之知常州未任上疏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盖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

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型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改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大軍月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疏請于朝願酌量蠲減不報先是郡餉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

事上官者唯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致敬哉初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死無備清之百凡撙節民力捐蘇或有稟白手自書之吏不預焉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士民興起部使者以清之不媚已貽書所厚臺臣論罷之歸築槐陰精舍以處從游之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常歎曰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

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二者正則治道自舉矣
六年春正月戊辰賑淮東饑民　丁丑雨雹　辛巳復置光州中渡榷場　二月己丑朔帝如佑聖觀召史浩及曾覿賜酒尋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必不肯從及制出其詞有云敬故在尊賢之上士論惜之　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　丙申詔

前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　丙午詔逃軍犯強盜者毋擬貸　呂祖謙詮擇聖宋文海成編定為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　三月丙寅録岳飛趙鼎子孫賜京秩　巳巳置廣西義倉　辛未再賑淮東饑民　壬申雨雹　巳卯金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闗親者許迴避　金主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邀福朕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

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夏四月己酉金升祔閔宗于太廟加謚曰弘基纉武莊靖孝成皇帝　金主將如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府掾絳人梁襄上疏極諫其略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

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挂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禦侮待用之軍寒眠冷啖臣知其必疲瘵衛宫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霧潦衣甲弓刀霑濕柔脆

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動踰旬月設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周氊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恱以使人勞而不

慾豈若不勞之為愈也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監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妝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北幸已久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

寧遠有不可乎臣愚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議者又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弓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酖毒亦不可懷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

境地廣且平畋獵以時詎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

音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

天下莫大之願也金主納之遂為罷行襄由是以直聲

聞　五月癸未給襄陽歸正忠義人田　詔諸路轉運

常平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

六月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辛亥

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

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編管　是夏旱詔求直

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

私齊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

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帝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乃寘不問　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寛恤詔令于諸路　趙雄等上會要　癸酉金密

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癸未太白晝日經天八月大定初金吏部侍郎石琚奉命詳定制度因上疏言六事大略謂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金主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去吏部典選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皆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至是以右丞相致仕後金主謂宰臣曰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舉能其官又曰石琚最為知人卒謚文憲　戊戌金

以宋大觀錢當五用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大赦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禮遂合祭並侑焉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　冬十月乙酉朔蠲連州被寇民租稅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贓罪伏誅　庚子蠲四川鹽課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民逋賦五萬餘緡

戊申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于都堂

壬戌金改葬昭德皇后于坤厚陵諸妃祔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之土魯原至是改葬大房山太子允恭徒行挽靈車

十二月丙戌班重修淳熙敕令格式　己亥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辛亥觀臨安征稅一年為錢百二萬緡　趙雄薦太學正陽安劉光

祖試館職光祖荅策論科塲取士之道進入帝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患君不能擇相而相不能擇人每除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必審擇相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及第發也帝遣覿持示史浩浩奏曰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而三考之法不過黜

陟幽明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乃秦漢法耳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而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忠厚不易得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若必欲宣示乞改云一於忠厚尚庶幾焉雄亦為帝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所能誘嚴誅所能脅帝悔乃改削其辭宣付史館

七年春正月丁丑金以玉田縣行宫之地偏林為御林大淀濼為長春淀　己卯詔京西州軍並用鐵錢及會子民户銅錢以鐵錢或會子償之湔二月不輸官許告賞　二月癸未朔初置廣南煙瘴諸州醫官　辛卯魏王愷卒于明州年三十五愷寛慈為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絶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恵憲愷治郡有仁聲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己巳封宜州觀察使子棟

為安定郡王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

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

理即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帝迄不見也及卒帝

嗟悼不已朱熹與黄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

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

益自奮厲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

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

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若平時

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曽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甞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

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敬夫栻字也栻嘗言學莫先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
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三月己
未金詔有罪犯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　壬戌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乙丑金詔免中都西京
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租稅　庚午迎太上皇太
上皇后宴翠寒堂　丁丑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己
卯帝問輔臣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

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旰方罷朝侍曰又御講筵恐勞聖躬帝曰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隻日及休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帝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罷　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為常　辛巳金以徒單克寧為右丞相克寧在相位持正守大體至于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

夏四月丁亥金大寧宮火　乙巳金主謂宰臣曰女真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

貴為天子能自節約正自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於破碎方始更易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　丙戌趙雄等上哲宗玉牒　戊子除明州積欠諸司錢十五萬緡　甲辰黎州五部落犯盤陀砦兵馬都監高晃以綿潼大軍三千人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　己酉命膺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　五月丙寅金中都地震生黑白毛　戊辰以吏部尚書周必大參知政事刑部尚書

謝廓然僉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虚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袁州分宜縣大水蠲其稅　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六月壬辰五部落再犯黎州鈐轄成光延戰

敗官軍死者甚衆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棄城走甲午制置司益兵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討平之 秋七月丁卯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

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初求言之詔將下宰相謂此詔一下州縣必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周必大同奏止其事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乃止　甲辰五部落犯黎州左軍統領王去惡拒却之折知常因重賂蠻師使之納款

端明殿學士致仕黄中卒謚簡肅中為秦檜所扼二十年不遷官檜死乃擢用又為湯思退所沮言每不能盡行然上皇獨心嚮之曰黄中恬退有守錫賚甚厚致仕家居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求見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為賢者所敬慕如此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宫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　九月癸亥詔自今常朝毋稱丞相名甲子命樞密

使亦如之　丙子金富森羣牧羅和謀叛伏誅　冬十月庚辰朔金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鶻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金定銓注縣令丞簿格　丙戌詔限田太寛民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　乙未黎州五部落進馬三百匹及珊瑚等乞降詔却所獻許其互市　戊戌金主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爲公廉賢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爲方見本心如招討哲典初任定州同知又爲

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為招討即不能固守人心險於山川誠難知也　十一月辛酉詔蠲兩淮州軍二稅一年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於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取人惟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　庚寅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時袁樞同為編修官章惇家以同里之情宛轉致意請樞文飾其傳樞曰子厚

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之公論雄時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矣　丙申嗣濮王士輵卒　癸卯金授衍聖公孔總曲阜令封爵如故　是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銓剛方直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後謚忠簡　曾覿與王抃甘昪相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至於譛逐大臣貶死嶺表帝因陳俊卿極論寖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覿悞我不少遂稍踈覿

覲憂恚疽發背死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　是歲金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

八年春正月詔罷内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宫提舉陳源帶漸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為然遂下此詔令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時有介椒房之援求為郎者帝令周必大諭給舍繳駁之必大曰臺

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禮從則壞法
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
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　丙辰
金追貶海陵煬王亮爲庶人先是閔宗旣祔廟有司奏
曰煬王之罪未正準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
誅倫廢爲庶人煬王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
在諸王塋域至是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
四十里宗幹去帝號復爲遼王徒單氏降爲妃大氏降

為夫人　金主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契丹人伊喇伊呼雅有一妻一妾妻子六妾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金主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

庚子金主還中都乙巳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肆市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

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興
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顧見
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毀
撤　三月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金主初聞平
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糴者貸之有
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户籍者金主至長春宫
聞之更遣人閲實賑貸以監察御史舒穆嚕元禮鄭達卿
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　閏月戊子賜禮

部進士黄由以下三百七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榜得袁燮　乙未金主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為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為此輩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于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　夏四月庚戌金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于衍慶宫行親祀禮　癸丑修湖南諸州城　丁卯安定郡王子棟卒　癸酉立彬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　五月戊寅詔監

司守令勸課農桑　戊子金西北路招討使完顔守能以贓罪杖一百除名　是月嚴州大水漂沒民居萬九千五百四十餘家紹興大水漂沒民居八萬三千餘家田稼盡腐　六月戊午除淳熙七年諸路旱傷檢放米一百三十七萬石錢二千六萬緡　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善譽趙靜之張子智等十五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淵不赴調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飢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

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為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浩所薦皆江淛之士為小官者其後並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考異十五人宋史孝宗紀作十六人今從朝野雜記及宋史史浩傳　秋七月癸未永陽郡王居廣卒追封永王

壬辰以紹興大水出秀婺州平江府米賑糶　丁酉嚴州水詔被災之家蠲其和買三等以上户減半　辛丑錄范質後　除朱熹直祕閣再辭不許　著作郎蕭

國史院編修官呂祖謙卒謚曰成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帝嘗令祖謙編次皇朝文鑑稱其用意有補治道平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絶表微扶正息邪海内家傳人誦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　八月已酉地震　庚戌右丞相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時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言于帝曰此唐季黨禍之始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　甲寅以

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更後殿幄次爲延和殿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飢王淮薦
熹即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參知政事錢良臣罷庚
寅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　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
縣諭民賑糶　十一月甲戌以旱傷罷喜雪宴　戊寅
蠲富陽新城錢塘夏稅　辛卯浚臨安至鎮江府運河
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至是召對極
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言陛下

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
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
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
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
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
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正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
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
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甘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

賊閒作災異數見飢饉薦臻羣小相挺大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帝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劃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當印榜

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價出
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
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不拘文法
時暫差權次復陳二說一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
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
下一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賑
臨安府及嚴州飢民　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

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提舉浙東常平朱熹賑糶　戊申謚劉安世曰忠定　甲寅雨雹

丙辰詔縣令有能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甲子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始于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費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
者悉蠲革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
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
後隨年歛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
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
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
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

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税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各行其法　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先是王抃紿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宫之命爲離席受國書尋悔之至是復要帝立受帝還

内令扑往諭旨扑擅許貞吉用舊儀見帝不懌者數日

權吏部尚書趙汝愚因亟攻扑帝始有黜扑意　金主

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琨户之民往往驕縱

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富家盡

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

更當委官閱實户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

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明安已徙

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

真人從居奚地者閧皆自耕歳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情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五